明語林

自序

予弱冠就讀明書逢人丐貸謬不自揆思有所撰著以備一代之遺雅不欲編蒲葺柵爲㚇㚇也披覽之下會有賞心間標識而劄記之擬爲語林一書稍稍成帙矣然亦或錄或遺既窮餓頹廢曩昔之志百無一成卽茲編臥篋中二十餘年業已毀蝕聽之新安友人仲裔與可見而慨焉欲授剞劂予遲迴久之以貧笥枵腸掛一漏萬而又蛙守里巷四方博雅無從校覈況向所采諸籍已經放散卽鈌略何由補訛謬何由勘哉仲裔與可

曰先生固有言矣義慶之後患無孝標元朗之後患無元美乎蒲枥之葺庸知非史學所存耶乃予竊自笑往者撰著之爲虛願而㛮㛮者猶有足存乎夫家無二酉之藏居無同志之友即才智企古人而輕言纂輯葢難之矣況以余之庸庸闇劣者乎抑是編也尤有嫌者時易勢殊風會各别嘉言懿蹟有古今不相侔者何妨更置門彙而斤斤局已成之目爲哉然而不及革矣又官字謚號無定例也隨所記憶補署其名大書分注先後互異總以貧不能副墨倉卒録板未暇畫一云辛酉秋

日晴巖氏肅公題

明語林凡例

劉氏世說事取高超言求簡遠蓋典午之流風清談之故習書固宜然至有明之世迴異前軌文獻攸歸取徵後代茲所採摭可用效顰亦使後人考風不歇詞林博雅

劉氏何氏皆首四科然徵文述事則贍衆之助多勸懲之義少門彙已詮毋庸更定優者不憚廣收劣者惟取備戒簡牘不倖或相什伯蓋亦善長惡短之義如任誕簡傲世每不察舉爲雅談鄭衞不刪觀者宜辨

狂士竹林希踪于沂浴莵圭宸居托韵于玄風君子固已致歎乃若輔嗣平叔蔚為莊易之宗支遁法深高標梵竺之戶聞木樨香而謬謂無隱之指悟服五石散而幸發開朗之神明異說詭趣譌種眩道吾徒著述曷敢不慎

世說清新詞多創獲雖屬臨川雅構半庀原史雋材明書冗蔓幾等稗家若名世彙苑玉堂叢語見聞錄等書蹖龐譜狀殊失體裁茲所修葺略任愚衷雖不盡雅馴亦去太甚

晉書詭璅半類俳諧劉知幾氏謂非實錄唐藝文志列之說家即新語不無遺議予茲所採名集碑版要于信能羽翼若野史互紛不免毀譽任臆是非任目或好譽而誕或溢美而誣譌謬參稽疑誤必鈌

明史諸書取資治理偉略雖詳而節善無取朝臣悉載而幽士難收是編實史籍餘珍門徑稍寬尺度殊短卽事優而冗難以悉入理言韵致代不數人人不數端見聞寡陋多所挂遺以俟後人折衷有如元美之于元朗鄙人滋幸

名臣巨儒多稱爵謚單門介士直舉姓名履歷不能具詳系里因文偶見至異同疏解代年先後俱未遑及媿予非義慶庸思世無孝標

康熙壬寅吳肅公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小說家類存目

明語林十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讀禮問已著錄是書凡三十七類皆用世說新語舊目其德行言語方正雅量識鑒容止俳調七類又各有補遺數條體格亦摹世說然分類多涉混淆若夙慧類載楊東里母改適羅理東里從往時方六歲嘗私磨磚土加主式祀其三世羅爲之感泣此至行也與德行類所載劉𤅷六歲時事正相類然劉入德行而楊入夙

彗事同例異莫知所從所載亦多挂漏

明語林目錄

明語林卷一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德行上

上嘗欲以吳公時舊内賜徐武寍武寍辭一日侍飲上强之醉命内侍送居舊内中夜酒醒問何處内侍曰舊内也大驚即起趨丹陛北面稽首而出

至正間蘄黃寇犯龍泉章三益溢從子存仁爲賊所得公以兄止一子不可亡後出語賊曰幼兒無知願以身

代賊方購公遂大喜因就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公刃磨其脇逼之降公卒不屈已間得脫

朱備萬善謫遼陽放歸買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閒主人貧無依惻然憫之竟以券還不復問直人以爲與蘇長公同

徐中山北定中原市不易肆以兵千人守元故宮使宦寺護其宮人嬪妃給餼廩如故

唐侍讀之淳父應奉肅謫死臨濠侍讀求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搜訪謄錄時時伏讀聲淚淒咽

聞者掩涕

胡惟庸既敗有訴鄭湜交通者吏捕之急湜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忍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其伯兄濂先有事京師迎謂之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矣吾往辨之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慰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詔賜饌授之官

徽人程平謫戍延安其孫通上書言臣壯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辭極哀楚上密召平至立通堦下東西向

顧謂通曰識若人乎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
嘆良久除其籍驛送還鄉後通爲遼府紀善平卒通免
歸廬墓三年

劉謹父戍雲南謹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
何許家人以西南指之朝夕向西南遥拜

祥符丘鐸毋歿葬鳴鳳山原泣曰鐸生咫尺不離膝下
今逝矣委親魄於荒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
時當冷夜月黑悲風蕭颸輒繞墓悲號曰鐸在此鐸在
此虎聞哭聲輒避去

宋公訥爲祭酒時行言並教鏟礙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及疾革監官請還公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

主事常允恭杜環父執友允恭客死家破母老無依念金陵多故人庶幾一遇往得杜氏所在而環父亦前死天方霖雨母敝衣沾濡踉蹡入門環見驚泣呼妻子出拜更衣食之母問予兒平生所厚皆安在予幼子遠不可至也環知他無足倚慰撫之曰卽無人環在也而母視環家貧固欲他訪環令媵女從之果無所遇環購帛

製衣衾家人以下咸母事之十年罔勸會環以禮郎祠會稽道遇其幼子伯章環泣語之伯章逾時一省而去母竟死環家死時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願君生子孫類君仁德勿替環爲殯葬歲時致祭環仕終太常丞

劉司業崧初舉鄉試捷至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居官不以妻子自隨孤燈夜讀五更衣冠起坐待旦以爲常

吳琳致仕家居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拔稻秧徐布田間貌甚端謹使者

乃問曰此有吳尙書何在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狀聞上益重之

鹽海人王敏夜讀空舍中有鄰女叩門求宿同舍友欲内之敏不可拒門疾呼使聞於外女愧謝屏息遂逸去有藩將欲試之召與飲幃婦人偏室酒酣内敏遽鑰門去敏皇遽大呼排戶乘廐馬逸去

靖難師入金川門門卒龔翊慟哭去之後宣德中翊以好學成名鄉里周文襄兩薦爲學官辭曰卽仕無害但負向來城門一慟耳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間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中聽詔歸語藉藉新皇帝登極矣樵愕然問帝安在曰燒宮自焚矣樵大哭棄所負薪投湖中死

黃叔揚鉞殯父在陂上舊廬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有知其家者一鄰老引御史舟至陂春秋刈禾堆積村巷路多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叔揚從廬中對語移時家人欲具雞黍曰豈有居喪剸雞禮客者以菜粥對食而別

黃叔揚殉節琴川詔戮其家時親族避匿友人楊福日夜泣琴川橋多方求叔揚尸數日尸忽自立水中福親抱而起成禮葬之屏處亦終身不仕

建文帝出亡尚書徐貞留之信宿後文皇聞其事逮族誅之一女年十三命屬樂籍樂官陳儀潸然不忍陰匿養之不令玷污洪熙遇赦儀爲擇配良家

方正學篤於師友宋景濂葬夔州正學自漢中枉道二百里走祭墓所慟哭而返

姚廣孝少與王仲光友善姚既貴旋里嗚騶詣仲光

仲光閉戸不納姚曰仲光高士明日徒步造門乃相接坐談既久姚徐勸仲光仕仲光忽若醎墮地而仆口目俱欹

王璡知寧波府廉潔峭峻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設過侈撤而瘞之人號埋羹太守

江南徙豪清鄞人黃潤玉年十三請有司請代其父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

楊文定溥鄉試首選胡若思儼實典文衡後若思爲祭酒文定已在禁垣位望益崇終身執門生禮若思亦不

辭人兩高之

王英為御史時家居邑令盛饌邀英英辭不往一鄉叟適治飯相邀英便往赴或怪問既辭邑令而顧飯鄉叟可乎英曰叟貧治具故自難

上嘗疑楊文敏榮多受邊將馬以問西楊楊極言其無他且稱榮習阨塞險易鹵孽情偽廷臣罕及上曰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為之地耶頓首曰願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楊文敏從文皇北征昏迷失道金文靖幼孜胡文穆廣

同行金忽墜馬胡不顧而去文敏下馬爲整轡扶持已稍前復墜鞍盡裂文敏即推讓所乘而自乘騶騎從夜及瞬勞徧勿恤翌午方詣中軍上慰勞之徐問所以嘆嘉其義謝曰僚友誼固然上曰廣詎非僚友耶

陳檢討繼少奉母至孝御史聞而往廉之見檢討方隨母抱甕行灌傴僂甚恭母以壺漿畀之拜而後飮

金聲是金問兄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得螺可治時方盛寒問解衣循河得百枚以進聲病良已

楊鼎在太學有郡守聞鼎賢欲以女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爲辭守屬其鄉人徐大司馬琦謂祭酒陳敬宗曰鼎情貧而彼富裕父母豈庸見咎敬宗以告鼎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何敢貪富遺媿古人

夏忠靖原吉有謹密文書爲吏所污吏驚懼郎肉袒以俟忠靖叱起袖之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污文奏當死出之懷中上命易之

忠靖嘗撫案嘆息顏色愀然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

之公曰是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

張思齊藩臬山右長子紀徒步省覲道於曲沃沃令見其艮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問驢何自得紀不敢隱具以實告公怒箠紀驅驢還令且切責之

東楊諸子俱有儁才不令習舉業曰毋使與寒士爭進

楊仲舉翥成武昌日楊文貞士奇以學官失印流落無依雨中偶憇仲舉家見仲舉方教童子句讀與之談深相契合仲舉因就文貞授易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即推館與之而自教授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爲勞

師司農逵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嘗有逵急出城廿五里得之歸已二鼓道遇虎逵驚而呼天虎舍之去

況伯律鍾與平思忠少有交況守蘇州平方釋戍家居況數延見平執禮甚恭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君爲吾故人

況伯律守蘇時一吏遺火府治爲燼簿牘靡存及火熄況出坐礫中呼吏痛杖亟自造疏一引爲已咎吏不及吏吏初擬必死況聞嘆曰此守事也小吏豈足當此

柴司馬車以主事採木道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餽蜜一甕車疑其重發視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乃不知故人竟不受

陳祭酒敬宗督宗之政肅若朝廷以是致忿諸生有訟之法司者周文襄忱勸其中雪代爲屬草詞理展轉公驚曰得無誣君周笑曰律奏事不實耳公曰被誣罪小欺君罪大具實以聞事亦竟白

鄺忠肅埜義方世篤按察陝西嘗以俸易一褐寄父父移書責之曰汝職刑名不能理冤澤物乃以不義污我

耶後忠肅以父在教職居閒謀於僚友請父入闈衡文父聞之大怒曰朝廷典章爾乃用私干紊且汝爲憲司我爲考官何以防範復以書責之忠肅捧書跪誦泣涕受教砥礪終身

楊尚書翥仁厚絶俗鄰人作室簷溜其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又鄰人生子恐所乘驢鳴驚之卽鬻驢步行

仰瞻以理卿家居夏時嘗仕郡學訓導瞻師事之後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人窺之雖暮夜亦然

劉忠愍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靡間從弟玭作令莆田奉夏布一疋卽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

編脩董璘有時名以母病歸養一日母思鱭時不可得禱於鎮江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鱭以歸鄉里異之

曹學士鼐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色豔美目而心動輒自書曹鼐不可終夕竟不及亂

石亨陷徐有貞泰川馬士權教授京師慨然不平每持論公卿間亨并收士權錦衣拷掠追訊瀕死不承有貞

得免死感馬義許以女婚其子既而有貞負盟馬終不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

英廟既復辟葬景帝欲令汪妃殉葬李文達賢曰汪妃雖立旋遭幽廢若令從死情所不堪況㷀㷀幼女尤可悼念帝惻然從之遺居舊邸又嘗念建庶人久幽掖庭親親之義實所不忍以問文達文達爲將順之遺居鳳陽

軒介肅輗初舉進士奉命督淮糧舟行溺水左右挽出之時冬冱寒衣盡濕以被自裹有司送新衣卻之不内

徐待舊衣之乾

謝鳴治 繹 蔬食布衣囊無長物稍有餘財周賑宗親方正學殉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以鄉人不避忌諱收綴遺文梓行於世

陳恭愍 選 官東粵時市舶司韋恭倚貢市爲奸公繩以法泰以他事誣公賄公黜吏張聚令誣公聚拷掠瀕死不從既而文致公被逮道死聚上疏訟寃條奏泰等不法天下壯之

恭愍父負韜亦爲御史恭愍既貴唯服先人故衣帶客

至瓦器蔬食相對未嘗有媿色自河東聞喪還行李蕭然惟車一輛而已

王忠肅翺出鎮遼東一中貴持明珠遺之公固讓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居數年中貴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忠肅使人召之曰何不買宅曰貧不能也忠肅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值千金買第尚有餘也

吳匏庵寬初歸林下謁親友一業皮工輩布時鄰好也即步入其門與低坐短簷道故舊甚洽工亦喜謂匏庵曰與若飲可乎曰諾工乃布酒脯對酌斗室中是日有

貴官設宴候公吏跡得之相與愕然匏庵顧謂吏曰官府酒易故人酒不易吏笑而去

中原西北長幼之禮甚嚴長者語必呼名幼者獻必長跽雍世隆泰為憲副歸訪其同塾友王生生時已棄士而農遇諸途曰雍泰汝謂貧賤友不予棄約期訪汝吾曲問世隆敬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氊鞵背隻鷄持瓢酒至據上坐世隆兄事之與飲而別

楊繼宗承芳知嘉興夫人受團卒熟鵝饒首繼宗自外歸食之徐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恚擊鼓集僚吏告

以不能律家使妻納賄不義因吞皂莢丸吐出之趣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

羅一峰倫既歸結茅金牛山取給隴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飲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轉貸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曠然殊不爲意

豁司馬遠歷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太倉王芳守教不殺仁及蟻蟻嘗於旅舍遇慈人費廷槐相晤語歎爲奇士適廷槐病滯下困頓壓士芳便移

至已舍寢食撫護有如同生至便溺狼籍手自滌除廷槐感泐索筆書曰生平心曲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埋我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匱語脫而逝不瞑芳祝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費兄達人而怛化耶摩之不瞑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謂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間砉然有聲兩目漸瞑舟載虎丘稱貸棺斂厝僧寺乃走訃其父後舉匱弗前遲芳至絮酒哭送匱乃舉

吳獻臣 廷舉 居太學與羅玘善玘病獻臣治藥餌負之

登厠中夜十數反後同玘進士玘語人曰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獻臣也

鄒汝愚智謫死雷州吳獻臣尹順德經紀其喪會劉忠宣大夏行部至詢尹何以不迎徐問知所以深嘉嗟異因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明語林卷一

明語林卷二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德行下

陳茂烈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旣三日往白太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卒還之

朱公垂裳少厲淸節躬自炊爨爲御史寒約如故人稱長齋御史

三原公王恕致仕歸見子姪買田宅皆鄰業因呼而讓之曰某某皆吾故舊豈宜奪之俾遠去仍給以原券不問值

楊文懿廷陳凡有賜賚必為親供餘輒分與族眾及後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以親不逮養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之貧者詔允之

劉忠宣以忤瑾繫獄時同繫者請以賄免忠宣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求免則累及子孫且喪一生矣安事此為及發戍氈帽布被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策

一義節日行

忠宣戍肅州披堅執銳與諸卒同起處并不攜一子姪同行或問故曰吾仕宦不為子姪乞恩澤今發配老死令子姪補伍豈人情乎

韓紹宗爲刑部郎母張嚴甚紹宗婦閻亦兩封宜人張時命與嫂負水紹宗歸見之乃命二隸人爲代張怒持杖將笞之指紹宗駡曰汝有皂隸可代無則不吃水耶紹宗怡色曰兒婦身强有力豈不堪負水嫂弱有娠是以令代張乃解紹宗是邦奇父

徐文靖溥少時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瓶貯黃黑豆以記善惡善輒投黃不善投黑始黑多黃少已漸參半久之黃益多平生如是雖貴勿輟

呂涇野柟家居絕非義之餽劇請托之跡門庭凊肅撫巽寒素有爲權貴以三百金求序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何意視如鳥獸

景伯時暘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及爲中允數稱說之比伯時卒孑孑遺孤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不相往來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

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何忍使故人菁華遂隕於地

陳公甫自京師還舟至廣東陽江有寇乘小艇盡刼舟人財物公甫於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可便取去他物且置寇曰汝是何人曰我陳獻章也寇舉手作禮曰小人無知驚溷君子舟中人亦當是先生友何忍若此悉還之

梛御史彥暉貸陸坦金而不立券獨其子仲益知之後彥暉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如數

拜坦墓納金坦子子以無劵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地下

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鄉里有依之得免者

王海日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有醉者濯足遺所負囊視之金也王度必復來恐人持去投之水中坐守之已而其人果至公指其處乃去

吳石岡宗周雖貴而老謹事其兄嘗謁郡過兄門迫未及下歸即悔之未脫衣冠急往詣兄兄果弗懌走入內

卧不起公呼再四跪榻前曰周有罪兄乃起曰往殊不爾吾姑教若遂具食歡飲而别

趙司成永一日過喬侍讀鐸將往壽西涯李東陽侍讀曰我固當偕然無以贄歸索方帕無有躊躇間憶家尚有枯魚命取之已食其半度更無他物即挾半魚以往西涯煮魚沽酒以飲二公即事倡和而罷

韓尚書邦問是王文成父執一日公卿賀冬至文成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尚書在後文成急下馬執笏道左尚書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遂去文成

唯唯俟其過乃上馬

楊介夫廷和宦遊歸即爲鄉人建一惠坊通水利灌涸田萬頃號爲學士堰次以坊費修城缺城完賊至民賴以全次置義田以贍族衆三歸而修創利物者三焉

許道克學士以母喪家居一族叔負米路遇學士曰爲我負之公忻然負之隨行抵家而別行人指目殊自不覺

支琮少貧甚遇寒其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待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安在乃短衣出見云

力以所服覆毋恐覺之故遲容大息去

羅念庵洪先以修撰歸道蕪湖時項東甌理稅事有楊賈犯重辟願以千金求修撰爲解修撰時病急舅某許之以爲卽不諱可藉爲櫬乃言之項修撰覺之呼項曰君子愛人以德使吾爲淸白鬼我卽死君盍無俸可聘乎已病間舅理前語修撰曰項必以我故不脫賈獄賈盍復有活理乃潛書謝項賈得脫而不知

朱升篤厚人理愷悌撫甚刊夷町畦兼容謭劣有大賢之度

董三泉仕宦十年布袍革鞾而外不蓄他物遷蓬州守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顧大人年高蜀多美材可預爲計公頷之既致政諸子迎之問及槖語公曰吾聞杉不如栢諸子謂當有栢材公笑曰茲有栢子在可種之耳

文待詔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輒亂以他語使不得言以爲常俞中丞諫一日過文待詔見其門渠沮洳顧曰通此者若干堪輿言當第待詔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悔曰吾欲通文生渠柰何

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

憲副黃巻解職田間俾家衆耕作身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食躬荷而饁之

中丞宋邦輔旣歸杜門掃軌課子躬耕夫人親餉有司或有饋卻之曰某德未至于可養貧未至于可周受之無名

張永思少失父獨與母居年七十猶定省如兒時夜置褥母榻下一聞謦欬蹶然起未嘗一夕入內有司與之厚者間有饋曰非但僕所恥亦老母所羞

楊御史爵周給事怡久繫詔獄已而上聞空中神語乃詔出之爵歸怡使人問之因遺金四兩使者至見有鋤菜於野者問之爵也乃出書呈金爵曰主安得此毋乃改其故乎使者以貧告乃受之

朱邦憲父守福州其故吏後來官雲間欲爲邦憲買田宅邦憲輙不肯邑令日造請其廬驩飲欲請間爲壽不敢發言而止令死邦憲經紀其喪千里還葬

廖庭皓母采蔬於圃爲虎所攫皓急追及之抱虎頭且泣且訴願以身代卽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脫

江山何宗道有至性精名理嘗有盜夜入其室宗道心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盡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所竊大呼曰盜孝子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

程文純仕宦四十年始終一德致政歸與昆季共居處獨所宿樓居兄子復鬻其半文純作籬自障嘗自吟詩曰風雨半間樓

萬宗伯士和爲令時嘗無禮於直指直指銜之及案粵欲巧詆以法悉取諸錢穀籍稽其出納無所得則搒掠

莞推吏欲誣引公吏死不承已而曰有之直指喜詢之對曰萬公無他自不合飲吾粤地一勺水

李椽學梅毋喪廬墓三年獨棲林莽間苦貧日拮据生理出必返雖深夜亦然一夜至溪滸暴雨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谿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達旦又大雪鄰里意椽苦或他往深夜往瞯席藁卧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

卜者袁景休能詩而死無子夫婦寄棺蕭寺旁上雨旁風暴露十年其友林若撫草疏告哀莫有應者閩人林

古度取一摺扇畫兩棺貯荒室而題詩其上俾寺僧爲募新安程月樵見而慨然出貲以庀窀穸

林隱士春秀號雲波家貧嗜酒不能得其友鄭鐸多良醞日呼與飲醉輒狂不可制鐸度其飲戶爲製一壺鐫雲波二字至則飲之三十年如一日

沈徵君壽民高操絕俗義卻餽遺弘光鈎黨之獄楊宮允昌祚爲濟百金資其患著宮允晚歲亟貸償之宮允曰向君非有丐於我我實急君今我即多故豈復計此徵君謂門人曰不及今酬之後此將誰致又少時他所

嘗與居間者其人貧亦粥產代之曰向者彼以我故也有涎徵君易與者脇其賠累沒齒窘窮終弗與校徵君改革後晦跡蘭溪躬自刈種歲侵炊烟時絕麥爛浥不堪食甘之怡然蘭令李君亟訪之屏騶徒步始得造廬一面欲買田晦構書院居之皆謝不可令不得已託邑人祝生餉米豆受而發之有白金二百乃以半畀祝以半寘屋隙草間後有親黨將謁令乞書于徵君指草間金畀之

言語

太祖旣一海內命周元素畫江山於便殿壁間元素曰陛下東征西伐孰知險易請俔大勢臣從中潤色之上卽援毫揮灑旣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謂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上笑頷之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善其言

復見心故元學士元亡削髮爲僧而鬚髯如故高帝時召見怪問之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欲罪作者桂學士彥良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上意乃釋

太祖一日問朱備萬善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則張華雷煥物則龍泉太阿

施狀元槃在翰林宣宗問曰吳下有何勝地荅曰有四寺四橋問其名應聲對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來苑吉利太平

康對山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而已
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醅不善飲者啜其醨

費文憲宏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
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爨而後能月無
忘其所能

世宗入繼大統方在沖年登極之日袞衣曳地上數俛
視不悅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
侍臣皆驚顧徐云是時堯年已百有二十

馮南江繫獄論死行可年甫十四日哭長安街攀貴人輿訴之俄方相獻夫至問汝父何在行可曰朝廷且殺諫臣而宰相不知尚謂國有人乎方嘿然

嘉靖南郊創圜丘汪鋐請槩遷禁垣外塚墓帝不忍限止一里之内宗伯張潮言一里之内塚不下萬餘倘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執政者訐為褻穢圜丘潮因在圜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

會稽守擬築禹廟山隴延袤十里民皆驚愕汪清湖曰論平成之功殫一方財力不以為泰然茅茨土階盡力

溝洫者豈忍爲此役遂寢

陶文僖大臨嘗曰學有根室有基不實則欹又言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義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朱恭靖希周爲南冢宰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爲私公曰一曹皆賢使必去一人以爲公萬一皆不肖亦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陸太宰光祖初令濬有富民枉坐重辟衆以嫌莫敢白公至破械出之臺使者以爲言對曰當論其枉直不當論其貧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

吳疏山悌令宣城以縣歲輸於郡吏多索羨餘悌立守左吏敲兌白郡守請增守側立睨視曰未也悌曰某立自正故見其有公立自邪故見其無耳守慚

有謂山西紫碧山產石灩可益壽中官求之經年不可得冢察王維令民取小石相類者以進中官怒謂其僞且以書記可驗那得云無維曰鳳凰麒麟不見書記乎

給事薛畏齋自言平生受益者三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

烈宗一日夢兩日並出問羣臣主何祥羣臣莫能對周陽豢延儒曰應在東宮上大悅

明語林卷二

明語林卷三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宸仲喬校閱

政事

陳祖以明經授新繁縣丞有嫗道哭甚哀祖問之寡而無子惟一孫十歲爲巨蛇所噬祖令具狀遂移牒城隍期日引蛇至已而果有羣蛇蜿蜒堦除噬人者死餘不驚而去

秦從龍與高帝晝策密書漆板問荅秘計左右皆莫聞

胡子祺按察廣西聞宋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命出而碎之

方克勤守濟寧日具衣冠坐召諸吏授詩書法律庭不陳械惟設葦鞭而已

姚克一守蘇州欲見處士錢芹不可得因俞貞木道意錢曰芹固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姚如期致迎拜請質經義錢曰此士子業公有官守會有時務因袖出一簡授姚不交一言而退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

周新按察浙江初至有蠅集馬首使人跡之得暴尸葬中有木印帶間公取視之乃商以識布者匿不言及燕事使徵布有合記者卽執訊之果殺商盜也

新聞徼行直觸其屬令令收繫獄與囚語遂得一邑疾苦未幾吏逗之出一邑大驚

方嵩易所在輒蔣廉明爲衡州同知民有告虎噬人者素易齋沐爲文檄山神明日虎自斃於道時人以比韓退之驅鱷

河南新安饑知縣陶鎔貸亟驛糧賑之全活甚衆乃上

章自劾民危旦夕不及奏報專擅亦安敢辭上嘉勞之
曰可謂能稱任使矣
何瀕爲刑曹郎京師人語曰毋縱誕避何鐵面
況鍾知蘇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請署鍾顧左右問
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乃大喜謂太守愚閱月集諸吏
詰之曰某事應行若故止我某事不應行若故誘我行
是皆有賄縛諸吏投庭下諸吏皆大懼謂太守神明
正統中緜繪宮殿需牛膠萬餘觔敕使督周文襄供辦
公時赴京道遇使者請公還給公曰第行至京自有處

分及至京乃言庫所貯皮歲久且壞請出煎給歸撥餘米買皮輸納以新易陳實爲兩得

文襄閱死獄每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反手立聽時忽肯首喜曰幸此可生

英廟北狩虜大入寇時壩上倉場糧料山積于忠肅急令縱火焚之或以事重須待詔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緩之適以資虜致持久坐困於我非計

陳都憲鎰巡撫陝西民飲其德呼爲髯爺爺有疾耆耋爲公舁輿以禱出則民爭來舁麾之不止

黃用章紱參政四川道崇慶忽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用章曰即有寃吾爲若理風遂止既抵州沐禱於城隍夢中若有人曰州西寺州西寺云密訪州西果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乃率吏兵急抵寺盡縶諸僧一少而獰詰之無牒命塗醋堊額曬洗之有巾痕用章叱之盡得奸狀夜投宿者沉寺陰巨池中衆分其貲有妻女分隱窖中於是殺僧毀寺行旅晏然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樂府中忽作令旨啟城挾弓跨騎越關詣京奏訐王過所司請勘尹直曰毅不安王府逃

亡罪一詐令旨閉門罪二越關罪三撫王小過當殺罪
四豈得聽彼虛言以勘王遂押還府

吳石岡守臨江郡有僧利道觀並列孔廟扁曰三教坊
下車即廢而易之曰崇儒毀其屋以葺官廨汰其僧道
悉配以尼刊說社學辨惑啟迷一郡翕然

劉文靖李西涯謝木齋同在政府遭遇聖明時人語曰
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蔣恭靖守維揚時上南巡六師俱發計夫役舟騎供費
不貲揚民洶洶無以自存恭靖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

計初議減可什八他亦推類遞減之上供無缺而民不擾

祝某守南昌有民犬咋盜府隺卒來訟云隺本御賜金牌可驗祝判云隺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何與人事竟縱犬去又兩家牛鬬一至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畊

汪應軫知泗州武廟將南巡中使繹絡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頃刻百里出泗境後至者斂戢不敢肆公反禮

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德公

大司徒雍太巡鹽南淮見竈丁鰥貧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之曰客邊檢橐渾無物海上遺民盡有家

楊文忠當國區畫調度取辦俄頃常命中書十餘輩操牘以從公一一口授動中機宜

故事吏部大僚所接見每不能數語以示嚴冷徐存齋佐銓獨曰果爾何以盡人才乃折節怡色見必深坐亹亹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

見其人

韓襄毅才識明敏凡臨衆奏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其所設施永愜輿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

例

徐九經尹句容循廉最著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人有言民不可有此色官不可無此味及去兒稚挽衣泣曰毋去我其長者曰幸惠訓我九經泣曰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及家之道也父老鏤所畫菜而書儉勤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譚讓爲南昌通判初政嚴厲夜有書廨壁者曰虎豹在山雷霆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咲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民不可犯耶更治簡緩

楊雲才多心計爲荆州同知適改拓郡城時錢穀已有成額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守令爭欲溢故額雲才曰無庸也乃馳至陶所視其模怒曰是不可用自製模付之諸公視模了無以異葢陰溢其模積之正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大服

文學

宋景濂初學於聞人夢吉繼學於吳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致仕後在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

曾侍郎魯博通史籍有叩者佳言如屑理蘊霏微皆宋文憲修元史時謂公能以舌爲筆潛溪以筆爲舌

危學士素修元史欲訪尋元事不得每袖餅餌果實以啖老兵得語卽書之

太祖召宋景濂作靈芝甘露頌賜宴而醉不能屬草歸令方希哲代爲之次日以進太祖讀之曰殊不似學士

筆景濂愕然因叩首謝臣實醉門人方孝孺代爲之太
祖曰此當勝卿立召見試大加寵禮
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
已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母曰兒痴若此
盍聽其所爲因去依僧寺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
明燈讀之達旦像偶獰惡冕雖小恬弗怪
蜀王椿博通經藝旁及釋典大祖常呼爲蜀秀才王至
中都首闢西堂以書自娛閱武之餘輒與儒生李叔蘇
伯衡及名僧來復等講道論文殆無虛日

葉子奇博達今古詭德匿時以羣吏竊飲祭酒株連就獄獄中以瓦研墨著草木子以草計時以木計歲

王止仲行髫時從其父昌門爲人市藥暮則爲主嫗看稗官演說背誦至數十本主人翁異之授之魯論輒成誦乃令遍閱所度書未弱冠辭去授徒於城北望齊門議論踔厲貫穿今古洪武初延爲庠師弟子雜進問難肆應不窮

王止仲少微爲人行貨長游諸生間爲言濟南生詩伏生書胡安國春秋灑灑不窮諸生皆大異之然視其居

徒壁立故未嘗有書

徵士梁孟在禮局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以老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

隱者楊澯避雨泊舟黃鉞舍旁見鉞方倚簷讀因就視之問孺子學如此日讀幾何鉞對曰過目不忘然苦無書澯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不下萬卷能從吾往乎鉞喜遂往既至澯令其子福與同業三年盡其書而返

吳文太與丁敏爲友皆貧而湛吟咏無間日夕二人嘗閉戶共爲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方瞠目撚鬚

咿唔相對都不復省饑餓

楊文定在獄十餘年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鄰家人供食嘗數絶糧公日手五經諸子不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毘陵陳濟善記不遺其子道侍側問曰外人稱翁善記試探一書誦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最難記可引其端子如其言遂朗誦終篇不訛一字文廟嘗號濟兩腳書廚

陳簡討繼少孤貧嘗受學於俞貞木每歸飯輒反貞木頗怪其速竊視之則至窓櫺中懷出一餅哺之卽行貞

木以是留食於家以爲常

曹月川研精理學日事著述座下足兩磚處皆穿

呂文懿原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審書成鬚髮盡白嘗曰使我進二階不若稽古獲一事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龍驤衛爲衛使畜馬晝夜讀書廐中使初不知偶與塾師論春秋師驚異之以語使使乃加優遇

劉侍講定之爲文常對客揮毫稿不易幅成化初入秘閣析疑稽古一揮九劄停注演迤頓挫奔放變化不窮

一日中使傳旨命制元宵詩馮几成七言絶句百首以
進
憲宗于内閣得古帖斷缺不可讀命中使持至館中適
傅瀚在即韻爲一詩以復上大悅賜之珍饌法醖
倪公謙落筆千言每應制賦詩中使立候以進奉使朝
鮮有所題咏即席揮灑不加點竄遠夷驚吐舌以爲神
因梓行其所作
鄒智才十二歲能文章經史過目不忘居龍泉庵貧無
繼晷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自照讀常達旦

楊君謙好蓄書聞有異本必購求繕寫結廬支硎山下課讀經史以松枝爲籌必精熟乃已顏其堂曰松籌羅圭峰每有撰構輒棲居喬木之巔神思欲飛或時閉坐一室客於隙間窺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

陳剩夫家始寒微幼賣油給養一日經里塾聞講書義大悅遂從師學已而曰吾一於學何以給親養復請於師願旦夕受業晝仍出賣油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

楊升庵强記博學著述繁浩所撰七十餘種所編纂亦不下百餘晚成滇中簡籍不可得惟抽討腹笥而筆舌

間未嘗寘之

吳趨之里有娶婦者夜而風雨燭滅無與乞火閧然驚謂曰南濠都少卿字玄敬家有讀書燈在叩門果得火

王元美年十四其師駱行簡賦寶刀篇得漠字韻思久不屬元美得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駱深器服之

方西樵獻夫予告南歸屬吏書繳銀圖書疏適劉欽來候止之曰大臣雖歸不能無言非此不達昔三揚亦攜以歸矣遂口誦三疏方酌用之後與籍呈原稿不差

隻字於時博通典實推銳為首蘇州劉槩貳焉謂之二劉

楊忠愍生七歲家貧父使飯牛間往里塾觀羣兒讀書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學兄曰若幼何學艴然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猶不廢牧也

楊椒山讀書僧舍恆至夜分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溫且誦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更起汲水手凍屬于綆呵之乃解

李于鱗少不慧同學生戲呼為李攀鬼及長為制義皆

勾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年三十五始學爲詩齊人多以入聲爲平謂之轉韻于鱗刻意正之間不諧爲座客所姍即嚼其唇血濺几席曰所不澡腸刮胃以袪痼習者有如此血

于鱗結七子社一日李伯承徑入其社于鱗不悅以王河白燕爲題使人伺伯承句輒爲報伯承詩先成七人共大歎賞遂閣筆定交

王昭明潛心遯世著六經說既沒而子孫貧甚不能存其書管志道與周道甫各得其一二皆以爲帳中之秘

龍游童子鳴少爲書賈挾筴問字輒曉大義遂賁積書帆檣窮心日夜吟詩蕭散燕山詞客如雲所至分曹命簡聽漏刻燭爭響畢刻鬪子鳴方危坐匡牀目瞪不出聲比誦一篇風調𡟬絕羣客沮喪子鳴退然無有也嘗閉戶屢易而出出則強人彈射往往未愜井藁削之學於歸熙甫卒而祭之

梅禹金 鼎祚 爲志纂輒嘗納妾鄒氏一月不出人怪其匿問之則已輯青泥蓮花記十二卷

瞽者唐汝詢五歲時從父兄耳學無不暗記箋注唐詩

旁引該博酒間誦上林子虛賦杜白長篇鏗金戛玉琅琅不遺一字

蔣八公內閣德璟語操閩音其談古事則徵二十一史如河瀉泉流叢殘小說無不畢與談近事則十三陵蹟五府六部之故九關十二鎮兵馬錢糧新舊之籍皆可手畫而口數也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誥敕文詞典核同官歎駭

明語林卷三